

二 月 河 文 集

雍正皇帝

● 雕弓天狼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二月河文集

雍正皇帝

雕弓天狼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月河文集(十三册)/二月河 著

(雍正皇帝·雕弓天狼·卷六)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8

ISBN 7-5354-2369-8

I.二…

II.二…

III.①二月河-文集②长篇小说:历史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4857 号

总 策 划:周百义 插 图:李 峰

本书责任编辑:周百义 装帧设计:方隆昌

本书责任校对:周海山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252.875 插页:78

版次:2002 年 9 月第 2 版 2002 年 9 月第 10 次印刷

字数:5200 千字

印数:100000—108000 套

I·1828 定价:560 元(精装本)
760 元(豪华精装本)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二月河

本名凌解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汉族，1945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高中毕业后入伍，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1978年转业至南阳市委，现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40岁开始文学创作，致力于营建“帝王系列”，目前已出版长篇系列历史小说13卷，计500余万字。

《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出版后曾分别获得河南省政府优秀文学艺术成果奖、湖北省出版佳作奖，并获得美国“最受欢迎的海外华人作家作品奖”。其中《雍正皇帝》曾获“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之一。香港明窗出版社、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出版中文繁体字本，韩国时代出版社出版韩文本。

为我爱新觉

罗氏大清江山不

至于出一个秦始

皇那样儿的暴

君，也为我们

不被一个个送

到屠刀之下，

我们得设法另

拥一个英主！



你一片心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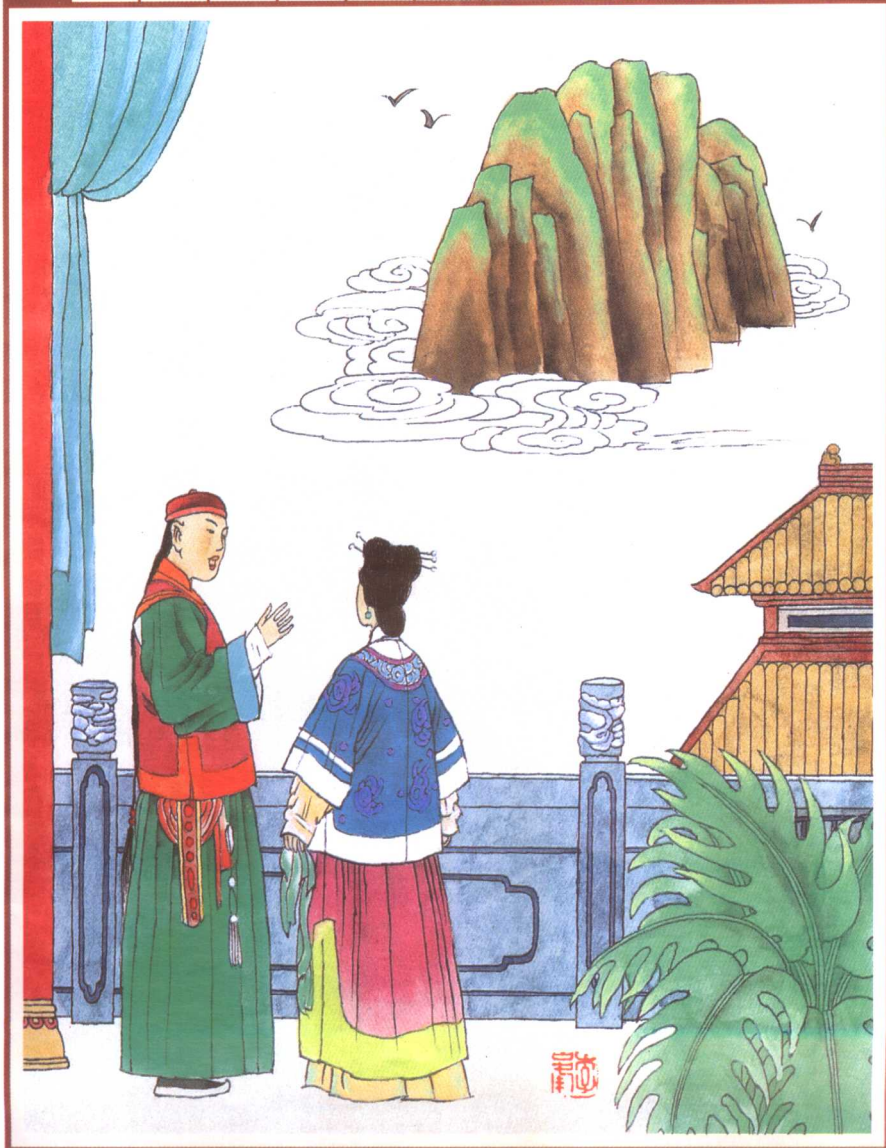
我，我有什么不

省得的？这里

……是活棺材，

活在这里……也

是行尸走肉——



雕弓天狼

臣今日一万

分知道自己的罪

了。若是主子

天恩，怜臣悔

罪，求主子饶

了臣。臣年纪

不老，留作犬马

自效，慢慢地给

主子效力。

雍正皇帝



插图 李峰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系列历史长篇小说《雍正皇帝》的第2卷。

九王夺嫡，雍正险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但树欲静而风未止，皇城内外，大江南北，仍杀机四伏。

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阍将军年羹尧倨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苑。一时间，风急浪险，浮云蔽日。

沧海横流，正试帝王才干。雍正依靠方苞等股肱重臣，整肃吏治，擢用新人田文镜、刘墨林等，不顾安危，巡视黄河防务，体恤民心。借青海大捷之利，雕弓轻舒，粉碎八爷党和十四弟政变阴谋，圈禁隆科多，赐杀年羹尧。

本书涉笔广泛，场面恢宏，有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并且结构上较上卷更为详略得当，疏密有致。作家擅于写帝王史实，对宫闱秘闻，分寸把握得当，特别是对宫庭斗争中微妙的人际关系，权谋机变，揣摩体味得玲珑剔透。

目 录

第 一 回	太行道雪阻娘子关	山神庙邂逅救贫女	 1
第 二 回	结巴驿丞顺口道情	倒运王爷递解回京	 11
第 三 回	探虚实闯宫大哭丧	乌雅氏柩前正位号	 23
第 四 回	新君天牢释旧臣	宿敌聆旨恶作剧	 33
第 五 回	孙嘉淦公麻挥老拳	十三王金殿邀殊宠	 44
第 六 回	伯伦楼才子行雅令	买考题试官暗留心	 57
第 七 回	吃晶饭宰辅访国士	诉肺腑君相互赠联	 71
第 八 回	能吏潦倒误用“忌讳”	官场隐士拯难约法	 84
第 九 回	图里琛奉旨巡并州	元宵反诮语讥忠直	 97
第 十 回	愚巡抚掩过触国宪	智部曹巧取滥赃证	 108
第 十 一 回	雷霆作色雍正惩贪	细雨和风勉慰外臣	 121
第 十 二 回	十七皇姑关说遭拒	母子相疑隐情难言	 135
第 十 三 回	惊舞弊自逐出棘城	逢旧交谈笑封贡院	 148
第 十 四 回	三法司会鞫两巨案	托孤臣受逼上贼船	 161
第 十 五 回	全大局诺敏拟腰斩	求贤能名儒入机枢	 176

- 第十六回 吏情堪嗟公忠难能 纤纤弱女面斥帝君 187
- 第十七回 众门生设酒送房师 失意人得趣羁旅店 202
- 第十八回 尴尬客忽成青云士 进贺表骨牌惊状元 217
- 第十九回 证前盟智士谋馆席 祈母寿佛堂追喇嘛 231
- 第二十回 辩偈语斗法钟粹官 感前因下诏释贱民 244
- 第二十一回 吃肥肉兄弟生嫌隙 蓄险心王府策官变 261
- 第二十二回 九阿哥谪戍买人心 十侍卫恃宠受窘辱 275
- 第二十三回 施肉刑纨绔惊破胆 拟凯歌权且献良谋 288
- 第二十四回 争功劳将军存私意 忧爱子太后归渺冥 299
- 第二十五回 密室划策丧中造变 防范周匝难遂乱心 313
- 第二十六回 草灭蛇线雍正游疑 盗铃掩耳相臣负询 326
- 第二十七回 养心殿议封年羹尧 王爷府允禩遭贬斥 340
- 第二十八回 孤孀皇姊深宫染恙 芥蒂兄弟御园交心 354
- 第二十九回 范时捷造膝弹悍将 刘墨林游戏弈围棋 368
- 第三十回 魑魅魍魉戏法汴京 心意不投逐走金陵 382
- 第三十一回 雍正帝夜巡风雨堤 田文镜恃旨恭后倨 397
- 第三十二回 飘零客重返金陵地 聊官箴闲吟卖子诗 411
- 第三十三回 游戏公务占阉分账 忠诚皇旨粗说养廉 426
- 第三十四回 黄泛难行舟困沼泽 金蝉脱壳潜返京师 442

第三十五回	隆科多擅兵闯禁苑	憨马齐镇静斥非礼		456
第三十六回	露华楼悠然吟《风赋》	丰台营洒脱议政务		471
第三十七回	千乘万骑将军凯旋	泪尽露干弱女饮泣		485
第三十八回	忘形骸功臣显骄态	衡大势谋士精筹局		498
第三十九回	才士呈才天外有天	红颜薄命命归黄泉		514
第四十回	廉亲王武断触霉头	年羹尧演兵遭疑忌		527
第四十一回	史貽直正言弹权臣	刘墨林受命赴西疆		540
第四十二回	徇成法循臣谏拗主	降甘澍午门赦詹事		554
第四十三回	汴梁城抚衙释旧憾	郑州府佞人撞木钟		567
第四十四回	逞严威酷吏决刑狱	镇邪狎举火焚柴山		583
第四十五回	络人心天子赐婚姻	消反侧相臣议除奸		598
第四十六回	忧烹狗将军生异心	惊谜札钦差遭毒手		612
第四十七回	暗传消息王心思动	膏雨茫茫死离生别		627
第四十八回	遂心愿哲士全身退	情无奈痴人再回京		640
第四十九回	天威不测反目成仇	枢臣用谋釜底抽薪		652
第五十回	贬爵秩迷途失真性	赐自尽犹自侃轮回		666

第一回 太行道雪阻娘子关 山神庙邂逅救贫女

康熙六十一年冬天阴寒潮湿，自立冬过后，大雪几乎就没停过。以京师直隶为中心，东起奉天，北至热河，由山东河南连绵向西，直至山西甘陕等地，时而羽花淆乱，时而轻罗摇粉，或片片飘坠，或崩腾而降，白皑皑、迷茫茫，没头没脑只是个下。远村近廓，长林冻河上下，飚风卷起万丈雪尘，在苍暗微绛的云层下疯狂地旋舞着，把个世界搅得缤缤纷纷，浑浑眊眊，把所有的沟、渠、塘、坎一鼓荡平，连井口都被封得严严实实。偶尔雪住，惨淡苍白的太阳像一粒冰丸子在冻云中缓慢地移动，天色透光，似乎要放晴了，但不过半日，大块厚重铅暗的云层又压过来，一切便又复旧观，仍是混沌沌的雪世界。

天晚时分，一行三十余骑在山西娘子关一个风雪迷漫的山神庙前驻马。这三十多个人服色不一，十个王府侍卫都是四品武官穿戴，白色明琉璃顶子，八蟒五爪雪雁补服外头披着白狐风毛羔皮大氅。另有两个六品笔帖式，却是内务府打扮，带着二十个亲兵护卫在队后。为首的却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穿着玫瑰紫挂面玄狐巴图鲁背心，外套猢猻猴皮斗篷，清秀的瓜子脸上两道浓重的剑眉微微扬起，紧绷着的双唇旁嘴角微微下吊，仿佛随时向人表示自己的高傲和轻

蔑。见前头马队停下来，这青年勒住了马，用手按了一下冰冷的剑柄，一声不言语睨视了一下旁边的侍卫，用漠然的目光仰视着昏暗的天穹，长长吁了一口气。一个侍卫忙道：“大约是要打尖儿吧，奴才过去看看。”话音刚落，庙门口的侍卫已经大踏步过来，在青年公子马前雪地里打千儿禀道：“十四爷，这是个破山神庙，早没了香火。这大的雪，前头五六十里连个驿站也没有，请爷示下，今晚要不就歇在这儿吧？”

“唔。”青年微微颌首，转过头来对两个笔帖式道，“钱蕴斗，蔡怀玺，你们是雍正皇上派来押我回京的，你们出个章程，我胤禔悉听遵命！”

那个叫钱蕴斗的笔帖式被他威压的眼神迫得头也不敢抬，忙赔了笑脸，打个千儿跪下说道：“王爷这话奴才怎么当得起？没了折尽了奴才的草料！爷说行，咱们就走；爷说住，咱们就停。万岁爷只说叫奴才们好生侍候十四爷，妥妥进京奔先帝爷的丧，并没有限日子。奴才遵十四爷的命！”胤禔冷笑一声点点头。早有一个侍卫伏身跪下，胤禔踩着他的背下来，活动了一下腿脚，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说道：“皇上是我四哥，又是一母同胞。论起亲情，我们是手足，论起名分，我们却是君臣。你们奉圣命而来，我岂敢不敬礼有加？这一路要走要停，规矩是住驿馆，都是你们说了算的。今儿住这里，也是你们说了算，我不希罕你们装好人！这个地方儿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我要在这谋反，或者跑了，都是你们的干系。”钱蕴斗和蔡怀玺只是赔笑听着连连答应。直等胤禔发作完，钱蕴斗才道：“爷圣明，奴才们只是奉差办事，我们两个都是笔帖式，上头有司、府、都监、领侍卫内

大臣，离皇上还隔着十八层天地呢！好歹爷体恤着点奴才，平安到京，奴才们往后侍候爷，沾爷的光的时候有着呢！”

“这还是句人话。”胤禔哼了一声掉转脸来，吩咐道，“把阳泉县令送的鹿肉取出来，今晚我犒劳兄弟们！”说着，鹿皮油靴踩得吱吱咯咯响着，带着众人进了山神庙。

这是一座废弃不久的庙宇，空落落的大院覆盖了尺余深的雪，依着山势，正殿两边庑廊齐整排着两溜厢屋，檐下垂着二三尺长的溜冰。半旧的房舍门大敞着，窗纸都没有破；楹柱上的朱红漆皮也没有剥落，微旧而已；只有当院一个人高的大铁鼎上头厚厚地裹了一层雪，冰冷阴沉地矗在雪地里，仿佛向人们诉说着什么。这一群人闯进正殿，只听“唵”地一声，扑棱棱惊起一大群在殿中避雪的石鸡、乌鸦、山鸡，还有一只狍子冲门逃出，猝不及防间，钱蕴斗吓得一屁股坐到雪地里。倒是蔡怀玺眼疾手快，一手擒了一个，看时却是两只野鸡，笑嘻嘻说道：“十四爷好口福。”

“嗯。”胤禔眼中闪过一丝笑容，随即又敛了，大踏步上阶，一边跺着脚上的雪，吩咐道，“把院子里的雪清一清，廊庑下的栏杆拆下来生火。两位笔帖式和我住正殿，我的侍卫住西配殿，善捕营的兄弟们住东配殿。”说罢，解了斗篷递给从人独自走进正殿，向着神龛中被烟熏得乌黑的山神打了一躬，口中喃喃念叨了几句什么，回头对钱蕴斗道：“这不像个破败了的庙，怎么没了香火，敢怕是道士和庙祝卷了庙产逃走了？”钱蕴斗笑道：“是，奴才也觉得蹊跷。”蔡怀玺在旁点着火，说道：“爷不知道，山西去年大旱，寸草不生，这里几十里都不见人烟，并不为天冷怕出门，这里有的是煤。人们都饿跑了，庙里的人自然养不住，哪里还会有香

火？”胤禔尚未答话，猛听院里“妈”地一声大叫，接着便是一片嚷嚷声：

“把这个臭尸弄出去！”

“找门板来！”

“啐，晦气！”

胤禔这才知道是亲兵们清理房间发现了冻殍。因房中火刚生着，烟雾大，他不介意地踱出殿外，果见东配殿一群人连说带议论地正在搬运尸体，便道：“你们嚷嚷什么？”一个亲兵忙过来禀道：“东房里有个尸体，已经冻僵了，是个女的……”胤禔没吱声背着手来到东配房，果见一年轻女子，大约十四五岁上下，头发披散着，穿一身蓝线的青土布布衫，赤着两只小脚，用裹脚布把两只鞋贴前后心捆着，两手拊心靠墙角坐着，脸色黢青，像燃尽了的香灰一样难看。几个善捕营的兵士啐着骂着，大约是怕晦气嫌脏，却没人动手搬尸。胤禔冷冷说道：“你们也算八旗子弟？我为大将军王，在西大通带兵打阿拉布坦，一仗下来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你们不配给我的兵提鞋！——来，我的护卫呢？”

“在！”

“把她拖出庙门外！”

“扎！”

一个侍卫答应一声，双手捉定那女子腋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拖了就走，刚到门口，忽然站住了，说道：“十四爷，她腋下还是温的！”

“哎？”胤禔怔了一下，上前扶起那女孩子手臂，扶着脉沉吟良久，说道：“她没有绝气。快！弄到神殿火堆旁暖一暖，兴许还能活！”

于是众人七手八脚，把这个女尸抬到大殿火堆旁，又忙烧了热黄酒，撬开紧咬的牙关灌了下去，再摸脉搏，已觉缓缓悠悠，似紧似慢地跳动，鼻翅一张一翕，脸色也渐渐回转来，只是极苍白，气若游丝地躺在火堆旁的马搭垫子上昏迷不醒。

神殿上的火噼啪作响，铁架子上吊锅中煮的鹿肉散发出令人馋涎欲滴的浓香。胤禔满腹心事，怅怅地望着外头漆黑的夜，听着大雪落地的沙沙声，久久才叹息一声，对守在一旁的钱蕴斗道：“我一点也不饿，你和蔡怀玺吃吧。要嫌这里拘束，你听两厢他们吃酒多热闹，只管乐去，还怕我跑了？我也不会自杀！”

“十四爷别太难过，”钱蕴斗勉强笑道，“先帝爷在位六十一年，望七十的人，我们寻常人家瞧着，这算喜丧。十四爷是金枝玉叶，好歹自家得保重，人死如灯灭，您再难过也无益。”胤禔叹道：“你们不要怪十四爷脾气不好，这一路我仔细看了，你和蔡怀玺都是好人。一则我心里难过，先帝爷康熙五十七年叫我当这个大将军王，出兵青海，临别时在乾清门拉着我的手，说：‘阿玛老了，身子骨儿也不好，朕知道你不愿出远门，但皇子阿哥里头，就只你还能带兵，你不替朕分忧，谁能尽这个孝？’当时皇阿玛老泪纵横，依依惜别，谁曾想我这一去竟成永诀？”说着已是潸然泪下。蔡怀玺忙劝道：“当今主子给先帝爷办后事十分隆重，在遵化修的陵，奴才还去瞻仰过，不但壮观，风水也十分好。万岁爷就是怕十四爷悲恸过甚，所以才叫奴才们星夜兼程去西大通接爷回京。回去丧礼上的事多着呢，爷金尊玉贵之体，不要过于伤心，身子骨儿比什么都要紧的。”

胤禔用木棍将火拨了一下，看了看睡在旁边的女孩子，说道：“四哥原自就是伶俐人，他做皇帝有什么说的？我要说的第二条就是这个。今儿这个地方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我有几句心里话想问你们。你们要想着你们是正黄旗下的奴才，我就问：要寻思着是皇差，奉旨押送我这倒运王爷回京的，就当我没说，从此我就是哑巴！”钱蕴斗瞟了蔡怀玺一眼，赔笑道：“爷疑到哪去了！皇上要疑心王爷有别的心思，怎么能只派二十个亲兵护送王爷？爷有什么话只管问，凡是奴才知道的，断断不敢欺隐的。”胤禔听了略一怔，突然仰天大笑，倒把钱、蔡二人吓得一颤。却见胤禔丢了手中火棍，起身说道：“你们是装傻还是糊涂？既然当今皇帝那么‘信任’我，为什么第一道圣旨先传给甘陕总督年羹尧，命令甘陕二省戒严？又命令四川巡抚蔡珽集结二万人马至老河口待命？”

“这事奴才知道，”钱蕴斗愕然注视着咄咄逼人的胤禔，说道，“先帝爷驾崩，事出仓猝，恐生变故，下令天下兵马一律戒严。不单是甘陕四川，连直隶也是一样，北京九城都封了！”胤禔格格一笑：“就算是如此，我再问你，陕西布政使李卫，就是先前四哥书房侍候笔墨的那个小兔崽子，专管供应西路大军粮秣的，原先按季供应军粮，为什么突然改为按日供应？”

“这……”钱蕴斗顿时语塞，正寻思如何对答，蔡怀玺在旁说道：“兴许连日下雪，粮秣一时供不上也是有的。”

胤禔冷笑道：“蔡怀玺，你甭给我来这一套。我乃圣祖大行皇帝的亲生儿子，天潢贵胄！奉旨奔丧，只许带十名侍卫，比不上一个知府的仪仗！你们这点子把戏，只好演给三